

2006年最强大的声音来自网络。这种声音强大到几乎遮蔽了所有的声音,以至于我们只能听到网络的喧嚣,而听不到其他方面的只言片语。这么说多少有些夸张,但批评的热闹而单调却是事实。这种情况我们从“韩白之争”、“赵丽华事件”、“追捧郭德刚”、“恶搞《无极》”、“孔子标准像”、“红楼重拍”等一系列热闹中,都看得很清楚。

网络是草根的领地,是新的技术带来的可以自由耕耘的沃土。特别是博客的兴起,更为民间的话语传播提供了有效的方式和平台。聚集在这里的,有作家、学者、教授,也有传统的媒体从业者以及依附于媒体而身份暧昧的自由撰稿人,更多的还是具有各种身份的网络写作爱好者。也就是说,以往分而居之的各个批评形态中的居民,现在都迁徙到同一个地域中来了。福兮祸兮?恐怕也还不能马上得出结论。

法国文学批评家阿尔贝·蒂博代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了他的《批评生理学》,后来,这本书被介绍到中国,改名为《六说文学批评》,郭宏安先生曾写过长篇推介文章。按照蒂博代对批评形态的界定,传统批评形态由三种批评构成,即自发的批评、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。这三种批评都有各自的“地域”、“气候”、“物产”和“居民”,他们构成了批评的整个生态环境。尽管他们

一直争论不休,甚至都想独霸一方,但也没闹到互相隔绝,鸡犬之声相闻,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。郭宏安先生指出:蒂博代甚至把这种争吵看做是“生命和健康的标志,一旦它们停止了争吵,三分天下归于一统,批评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,整个文学就要崩溃了”。

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?事实上,就批评生态目前的处境而言,应该是有些危机感的。极而言之,批评的生态环境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恶劣的。受众想要了解批评界对一部作品的真实意见,现在怕是越来越难了。而更为严重的情

况是,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,使得媒体掌握了更多话语权,尤其像电视、网络这样的强势媒体,他们的声音足以让各种声音“失语”。前些年大家讨论过批评的“失语”问题,这些年不见了,可能是有些错觉。因为媒体的权力特征并非不让你说话,而是把你的言说纳入它的方式之中,从而改变你言说的特质。我们看无论电视还是网络,专家、学者、教授、作家的声音并不少,但都不再是“职业的批评”和“大师的批评”,而只是作为媒体的文化明星发言。人还在,批评的形态却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消

灭了。这样说并不否认网络的众声喧哗。从个体发表意见的角度说,网络确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,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传播自己的见解,并形成强大的舆论,足以对受众产生广泛的影响。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,它把多层次的批评形态单一化了。网络(包括电视)几乎成了传播批评声音的惟一通道。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。前不久看了《黄金甲》,很不喜欢,就在博客里发表了一些意见。这篇短文被一些网站转发,结果引来一些年轻朋友的抗议,甚至提到了“话语权”。他们认为,这样随意地发表

年代以来媒体的娱乐化以及文化消费的商业化,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。按照蒂博代看法,自发的批评源于十八、十九世纪法国沙龙的口头批评,主要是出入沙龙的文人雅士之间的谈话。这种批评在20世纪以后发展成报刊批评,而网络批评正是报刊批评合乎逻辑的发展。它的特点是机智、敏感、生动、迅速,洋溢着清新、活泼的气息,和受众能形成良好的互动。尤其是网络批评,还可以更直接、更坦率、更广泛、更多样。但这种批评也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,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:其一,不读不看作品或粗读粗看作品就妄发

当年,这批有着异国风情的女孩,很快便博得了朱棣的垂青,其中最受宠的是权贤妃。权贤妃受宠,一名工于心计的汉族官人吕氏想巴结一下。她找到一个同样姓吕的朝鲜女孩,想结同姓之好却被拒绝,于是怀恨在心,蓄谋报复。一年后,权氏随朱棣北征蒙古,凯旋途中病逝于临城。汉族官人吕氏借机诬告朝鲜吕氏,说她串通其他朝鲜官女,勾结太监,“点毒药于茶进之”,害死了朱棣宠妃权氏。

这还了得,朱棣盛怒之下,下令用烙铁之刑严惩朝鲜吕氏,无辜的吕氏在烙铁上炙烤了一个月才结束生命,同时株连被杀者数以百计。11年后,吕氏很多不甘寂寞的宫人嫉妒一样,她也暗自与太监私下相好,寻找情感的慰藉,宫里称之为“对食”,后来恋情败露,吕氏畏惧自杀。吕氏为什么自杀?皇帝不肯轻信“因对食畏惧而死”的说法。吕氏的贴身侍女们受不住严刑拷打,只求速死,谎称吕氏还想杀害皇帝。

天生就患有迫害臆想症的皇帝,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女人爱上太监更让他耻辱呢?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女人图谋杀害自己更让他疯狂呢?朱棣果然疯了。2800个完全不明所以的女人被揪了出来,皇帝只有一个字“刷”!

朱棣常常亲临刑场,饶有兴味地亲手“刷之”。那段日子,皇帝改行作了职业刽子手。当他走到一个因绝望而勇敢的女人面前,那女人对他喊道:“自家衰阳,放私年少寺人,何咎之有!”

你皇帝自己阳痿,还怪我们女人吗!更多的女人死于寂寞。同这些灰飞烟灭的灵魂相比,纪氏还算得上幸运。毕竟在她青春年华时,还与成化皇帝有过一夜温存,毕竟在她生命终结前,还享受过一个月相夫教子的天伦之乐。

相反,几乎得到皇帝全部爱情的万贞儿,却一点都不快乐。在皇帝父子相认的那一天,整座紫禁城欢声雷动,只有万贞儿几近崩溃,她不停哭喊着:“群小骗我,群小骗我……”

一个月后,那些“骗她的群小”长大去了,我亦将去矣。”几个月后,抑郁而终,时年四十岁。那个历经磨难侥幸不死的小皇子朱祐楹登基继位,年号弘治。朱祐楹怀念母亲,多次派人到广西寻找亲族,结果冒认者甚多,历经三年没有线索,只好作罢。被父亲废掉的吴皇后,在安乐堂那些不见天日的岁月里,对朱祐楹有抚育之恩,现在被接入宫中,享有皇太后的待遇。

朱祐楹对于爱情,完全继承了父亲的专一。他一生只有一位皇后,《罪惟录》说:“后与上爱笃,宫中同起居,无别宠,等民间伉俪然。”第四章 少了一行门钉

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,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。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,它的门钉只有8行,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9行。这一细微的差别,400多年前,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风波。

呼唤健康和谐的批评生态

解玺璋

和健康非专业的意见是非常有害的,是对公众不负责任,也危害到批评环境的健康。他们希望能用希利希·米勒或巴赫金的理论来分析这部影片。尽管我不能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,但不能说他们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。事实上,他们所提出的问题,是十分重要的。也就是说,在非专业的“自发的批评”可以随意通过网络传播之时,体现专业精神的“职业的批评”或“大师的批评”通过什么渠道传播?

按说,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且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的问题。而上世纪90

的批评”先天带来的,但可以由“职业的批评”和“大师的批评”加以弥补。问题在于,媒体的强势发展和商业娱乐的泛滥,几乎不给其他批评形态一点生存空间,以至于完全把它们边缘化了。这是不利于批评生态健康和谐发展的。真正具有生机的批评生态环境,应该像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一样,是多层次多形态的充分发展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平等对话,共生共存。然而,它的形成是需要社会各方面精心呵护和积极创造条件的,每个人都不例外。

随笔

为他人喝彩

李雷然

但凡有自信的人,都会为自己喝彩。但在起伏如乐曲的人生道路上,当你有幸听到别人乐章中绚丽的华彩或激昂的强音时,为何不由衷地为他喝一声彩呢?

为别人喝彩,听上去很简单,但却不容易做到。许多人觉得我们是“对手”,在竞争中向胜利的人喝彩,简直不能想象。

但是,他们忘记了,在作为“对手”之前,我们是同类,而且是曾共同地向着一个目标而努力着的“战友”。

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体育竞技的最高殿堂——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在那里,尽管有竞争,有输赢,但所有人——不分种族、肤色、国籍、信仰——都不约而同地向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而奋斗,拥有着这样共同的信念和执著,纵使站在最高峰的不是自己,我们也该为他们的努力成果,为我们共同梦想的实现,高声地喝彩!

“奥林匹亚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?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,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!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,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!”

史铁生的这段话曾让我热血沸腾。是的,我们的不断超越,我们的努力拼搏,都不只是简单地想到击败对手,也是为

了我们共同的前进。所以,喝彩吧,让我们也为别人喝彩!让我们用宽广的胸襟接受别人的胜利,用赞赏的目光肯定别人的成功,用赤诚的心去为别人的辉煌喝彩!这样的喝彩,同样也能使我们前进。公正的看到别人的优势,让我们有更明确的努力方向;完整的看到了对手的汗水,也会使我们加倍的努力;冷静的观察别人的胜利原因,还能使我们有所创新,而“为他人喝彩”所需要的宽广胸襟,是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所助益的人生财富。

若是泉水激荡,让你的喝彩做那叮咚的声响;若是春光明媚,让你的喝彩做那动人的诗行;若是大鹏展翅,让你的喝彩做那灿烂的阳光;若是鱼翔潜底,让你的喝彩做那跳跃的波浪。

在你的喝彩让世界变得更美丽之时,你也会获得别人的喝彩。

古斋

古代的身份证

夏吟

身份证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了。早在隋唐时期,朝廷发给各级官员的“鱼符”,就是当时的身份证,它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。其形为鱼,分左右两片,鱼符里面刻有官员名、任职衙门、官职品级等内容。当时,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持鱼符,用黄金所制,以显示品级身份之高。五品以上官员所持鱼符为银质,六品以下官员为铜质鱼符……另外,五品以上官员还备有盛放鱼符的袋,称为“鱼袋”。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,以便于出入宫门验证所用。

到了宋代,鱼符被废,仍佩鱼袋。这比隋唐时,就便捷多了。明代,已改用“牙牌”了,牙牌是用象牙、兽骨、木材、金属制成的版片,上面刻着持牌者所事衙门的名称、官员姓名和履历等内容。

明代陆容《菽园杂记》中记载,当时的牙牌除官员使用以外,“凡在府内出入者贵贱皆悬牌,以别嫌疑。”说明这时的身份证已扩大了使用范围。

到了清代,各阶层的身份是以帽子的顶子(帽珠)来证明的。其帽珠是用宝石、珊瑚、水晶、玉石、金属等制成。以不同的帽珠来区别和证明官员品级、身份、地位的不同。如是一品大员,则佩大红顶子,如是一个秀才,可佩铜顶,一般老百姓,帽上无顶。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子。



紫春(国画)

王健

小说

阳光味道

平萍

肖凡总是喜欢将被子抱到灿烂阳光下暴晒,无论春夏秋冬。

肖凡常常独来独往地读书、工作、照顾女儿,日复一日。肖凡经常期盼自己的人生能有所渴望有所价值,哪怕仅是过程辉煌。她当然有挥洒热情的地方,身为一方警官,就得为民服务为民除害;也曾创下带着单亲女儿吃住在所半年拼命狂般的工作纪录。

忽然一日,一则短信闯入:我已到家,请速将景区规划资料送来吧。

肖凡一乐:这个马虎鬼,一定发错了一个号。正想删除,又念:别误了人家的大事。于是,她就将右手大拇指在手机上多活动了几下:您发错了!

谁又能想到呢?这竟然成了一条看不见的红线,将南北两颗心灵紧紧地拴在一起。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哦!

开始,手机,空中飞来飞去的光芒,纵横了两端世界,无限放远放大;然后,视频,网络缠绵的视线,将彼此一片虔诚,尽洒彰显绽放。

在那个长江边横跨了铁桥的彼此都陌生的城市里,他们演绎了相见相知的一幕,彼此眼睛里尽显着的是神采飞扬的光芒,彼此脸庞上浸透着的是流光溢彩的辉煌。

肖凡以为,他会永远灿烂,就仿佛肖凡总是能看见的那个硕大堂皇又高朋满座的会议室里,一个咄咄逼人的少壮派专家,驰骋在专业领域里激扬文字,指点江山的身影。耳畔总是回荡着那句话:在我的领域里,我可不管您是老几,只要您与时俱进,思想僵化,目光短浅,我就要说话,说真话,我得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自己负责呵!

那是什么?一种境界一份奉献一股阳光呵。

肖凡常常想,难怪自己喜欢辉煌喜欢灿烂总是要晒晒太阳呢!然而,天堂也会妒能,地狱也要嫉情。人世间,总是这么浓缩人生精华,彰显挚爱坎坷的吗?

辗转反侧,难眠彻夜,打开电脑,浏览新闻,本为的是等待他的再次到来,蓦然入帘的竟然却是:“长江铁路大桥突然凹陷。N列车直冲入江水——疑是黄沙潜流毁柱酿祸,百名旅客生死未卜。”

竟然,恰巧,就是他所搭乘的那趟N列车呀!再次睁大双眸,没错,N列车。

惊恐、慌乱,泪流满面。黄沙,生态,这是他的专业呵。他苦苦奋战,著书立说,呐喊了整整二十年的长江黄沙,难道也会“败也萧何”?

肖凡不甘,一路前往寻觅。胸前那张照片,终于被一个小女孩指认:就是他,就是这个伯伯救了我。

原来,水性特佳的他,是又一次将他人的生命置于了自己之上啊!岁月磨砺走的是焦躁和平庸,升华起的却是精神和灿烂。翻阅满载血泪记忆的日记,肖凡心头洋溢着慰藉的温馨:您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其实是托举起了我啊!

于是,肖凡觉得每天每时都是在阳光下,如星月般地闪烁着清辉。当然,肖凡依然渴望那种燥燥的、亮亮的、甜甜的、暖暖的味道。夜夜品味,依然那么清香宜人,犹如熟悉的他的那股魅力之清人味道。

肖凡称那种味道为:太阳味道。



王冲霄 著

连载

“不妨,你在前面带路。”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,一丝儿风都没有,阳光如箭般射下来,到处都明晃晃的发着炽热的光。那座孤零零偏在庄园一隅的灰色古宅也如刚烧了火的砖窑一般,向外发着热气。尤焕可已经命人在姜兰的尸体上搭了凉棚,但仅过了几个时辰尸臭仍是弥漫了出来。一大群苍蝇兴奋的围着尸体打转,两个衙役拿着长柄大扇驱赶着它们。

张问陶走过去,俯身而视。只见死者喉、胸、腹部分别插着三把短箭。常松道:“昨日发案不久,我就让人将这个院子围起了。如果屋中有人,现在一定还在里边。”

“不用了,屋中并无凶手。姜兰是被设在屋内的机关杀死的。”

常松惊讶道:“是么?大人怎么知道?”

“你看,短箭之上有明显的锈迹,只有长久设置而没有发动的机关才会留下这种锈迹。如果真有凶凶手的话,谁会使用生了锈的武器?还有,每支箭的尾部都有几处较轻的卡合痕迹,这是机关暗器共有的特征!”

张问陶说罢站起身来。一个衙役端过水盆,张问陶净了手,问常松道:“你可知道这间屋子的来历?以前有没有人进过这里?”

“我在外求学做官已经有七八年了。而这座庄园却是先父五年前买下的,所以并不知道其中的事情。在我住在庄园的有限的日子里,并未见有人进过这里。而且,先父的遗嘱中曾经特别提到,不许任何人进入此屋。”

“这倒是有些奇怪。看来老管家姜兰是违背了先主人的遗愿才遭此横祸。这间古屋之中到底藏着什么秘密?你查过这所院子周围么?可找到陌生人的脚印和痕迹?”

“这个——当时下官一时着急,便派了庄丁将屋子围住。恐怕现在屋子周围已经有上千脚印了。”常松尴尬道。

张问陶怀疑的看了看他道:“你也是做过县官、审过案子的,怎会做出这种破坏现场的糊涂事?”说罢,却又话锋一转,说道:“常老弟,你能给我一头牛么?”

常松如坠云中,摸不着头脑,结结巴巴问道:“张大人,您,您是说,要一头牛?”

“远道而来。杀一头牛又算得了什么?大人稍等,我命人取来就是。”

钱博堂知道张问陶一向不信鬼神,不知此举为何,待常松转过身去吩咐什人准备牛时,悄悄问张问陶道:“老师,真是要去杀一头牛么?此时不过申牌时分,阳气正盛,哪里来的鬼?”

张问陶一笑道:“你不要着急,一会儿便可知道。”

过了不多时,已有一个庄丁将一头大牯牛牵到。

张问陶命人将姜兰的尸体先盛殓了,然后对陈文伟道:“你将这头牛赶到屋子里中去,可要小心,屋内还有人,现在一定还在里边。”

众人依言站罢,只见陈文伟掏出刀来在牛屁股上狠狠扎了一刀,嘴里道:“麻烦你去探个路。”这牛犊的哞的喊了一声,撒开四蹄直朝着屋内冲去。

那牛方冲进去,只听里边先是架倒桌椅之声,接着便是一阵嘎嘎嘎的箭声。那牛在屋内中了箭,更是晕了头,横冲直撞,不肯停歇。直闹了半个时辰,里边方才静了下来。

众人都听得心惊,忘记了炎热,都将手中的摇扇停了,僵立在原地,面面相觑。

陈文伟听里边没了动静,对张问陶道:“大人,我先进去探探路!”说罢,拎了刀走进去。过了一柱香的工夫,才走出来说道:“没事了。再进几个人来搜一搜屋子。王捕头,你带几个人进来。”

王捕头带着几个衙役,也一人拿一把朴刀,走进老宅。只过了一會兒,就听里边又有几声凄惨的叫声。尤焕可听的身子一抖道:“又怎么了?”

钱博堂却十分好奇,凑到门口向里边张望,冷不防陈文伟刀挑着一跳,他往旁边一躲,惊道:“什么东西?”